

回国探亲护照被扣 国际援救终返美

【明慧网】在美国议员的帮助下，七十七岁的李津女士（下图）于二零零七年九月十日下午六点在芝加哥国际机场终于与儿子团聚了。在机场，母子俩讲述了几个月来不寻常的经历。

老太太李津是美国永久居民，居住密西根州。她于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前往青岛探望她年迈的兄弟姐妹。六月二十五日在返回美国时，在青岛国际机场被拒离境，护照被没收。原因是“从事法轮功思想活动”。

李津的儿子，在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任职的崔先生说：妈妈于四月十八日到达青岛，二十八日回到西安看望老同事。五月初，三个陕西省国安警察找到了她。随后又找了她二次，打听国外法轮功情况。老太太把她在国外读到的一些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希望他们能明白真相。李津五月二十七日返回青岛。陕西国安又跟到青岛，要老太太回西安去跟他们达到“共同认识”。老太太没同意。



六月二十五日，李津到了青岛国际机场，在过海关时，老太太被没收护照，被迫孤身一个人住在青岛，无法回美国和儿子团圆。

李津的儿子崔先生给青岛国际机场打电话，询问扣留护照的原因。一男子回答：“我们问了上级之后，这件事情给您的答复是‘你母亲从事法轮功思想活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暂时限制出境，扣留其证件。’”

崔先生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国会议员求援。在他们的帮助下，陕西国安于七月二十二日归还了李津的护照，老太太才得以返美。

芝加哥法轮功义务联系人杨森在接受采访时说：“人有信仰的权利，这在中国的宪法中也是受保护的。‘从事法轮功思想活动’这叫什么罪名？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国安竟然这样兴师动众。老太太炼功把身体炼好了，不花国家一分医药费。而几个国安两次从西安到青岛，再加上国外的特务、电脑系统，这得花国家多少钱哪？作为人，我们有信仰的权利，有思想的权利。信仰真善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有错，共产党却要迫害这些人，剥夺这些基本权利，我们怎么跟它统一思想？”◇

凉爽九月天 法轮功吸引师生

凉爽的九月天，又是新生进入新校园的开始，台湾中华大学于二零零七年九月五日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社团联合招生博览会。前年在该校成立的「法轮大法社」也参与了这次盛会。

中华大学「法轮大法社」是由一群修炼法轮功的同学所创立，其宗旨是希望让更多学生能够认识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有机会修炼法轮大法，得到身心健康。

法轮大法自一九九二年从中国

传出以来，洪传世界八十多个国家，有上亿人修炼，其中不乏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科学家、工程师、教授，或在读的研究生及各行各业佼佼者。单台湾一地，法轮功学员人数便有几十万之众。

在这次中华大学社团博览会活动中，「法轮大法社」同学们所发出的「法轮大法好」小书签及真相光盘十分受欢迎，功法演



示更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并有人主动前来了解法轮功。◇

齐齐哈尔晨曦

第二十三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五日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致信APEC首脑 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日至九月九日亚太经合会期间，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发起了“以人类的名义，关注法轮功苦难周”活动，以尽早制止中共暴政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的群体灭绝罪行，唤起全人类对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苦难的关注。

九月五日，“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致亚太经合高峰会议首脑的公开信已分别通过不同方式完成了递交。公开信呼吁各国领导人“立即采取有效的国家措施，迫使中共暴政停止对法轮功精神修炼者实施的群体灭绝性的犯罪行为。”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协调委员会首席委员、作家、自由主义法学家袁红冰对媒体表示，“我们想强调的要点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你是否赞同法轮功的精神信仰，因为法轮功也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强制任何人接受他们的信仰。问题的关键在于，二十一世纪人类绝不当容忍中共利用国家恐怖主义迫害一个信仰真善忍的精神修炼群体。”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协调委员会委员、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表示：“中共从一九九九年七月镇压法轮功以来，已经导致了三千多名法轮功学员死亡，而且到现在为止，监狱里还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受到多种的酷刑对待。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直到现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没有减轻。”

袁红冰说，“我们今天递这一封信，就是希望美国政府，以及一切崇尚自由人权的各国政府，（向中共）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对法轮功的政治大迫害，对一个修炼真善忍团体的政治大迫害，是整个人类的耻辱。为了挽救人类的荣誉，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方式，立刻制止中共暴政对法轮功的迫害。”

据悉，“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成员有一千二百多人，大部份在中国大陆。袁红冰说，这是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第一次以社会历史运动的名义表达对法轮功苦难的关注。◇



【明慧网】据大纪元时报报道，两块“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的灯箱标识牌近日现身位于美国纽约第二唐人街法拉盛最热闹的市区。这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办公室首次对外设立标识牌。

法拉盛是美国纽约第二唐人街，也是中国大陆移民聚集最繁华的商业地区。写有“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的两个黄色的灯箱标识牌，在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总部办公室的大楼上竖立起来，在人群穿梭的法拉盛引人注目。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高大维表示：在公众场所对外挂设退党服务中心办公室的标识牌将在海内外华人心中产生很大影响，给那些支持“九评”和“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民众增添更多信心，给那些还对中共抱有希望，跟随其作恶的人更多机会认清其邪恶本质，尽快摒弃邪党，三退以保平安。他说：“现在在中国大陆，协助传播九评，帮助三退的人不光是普通民众，还包括中共内部，党政军体系各官员的推动。我们在海外所做的一切也是告诉他们，他们并不孤独，世界正义人士和他们站在一起，汇聚一切正义之声。”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纽约总部负责人梁裕峰表示，退党服务中心对外公开挂牌，标志着该中心对民众提供服务走向正规化和专业化。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背景：

《九评共产党》（简称“九评”）以来，很快就在中国大陆和全球各地触发了“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退党、团、队，简称“三退”）的大潮。为了给中国民众“告别中共”提供具体的帮助，“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应运而生。在全球五大洲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各自独立设立了共达 100 多个区域性的退党服务中心或服务站，数以万计的志愿者日夜为中国同胞退出中共提供各种义务服务。截至 2007 年 9 月 13 日，已有逾 2 千 6 百万人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

中共恶党对我的非人迫害

我是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大法弟子。修炼前我患脑萎缩、乳腺增生、高度贫血等症。96 年 1 月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得以净化，很快无病一身轻。

99 年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区委书记王伟、人大郑主任、街道办牛国安及单位领导到我家逼我交书、放弃修炼。广播车停在我家门口不停的诬陷法轮功，7 月末单位又办洗脑班让我写不修炼保证，我因坚守自己的信仰，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

2000 年 12 月 26 日我因向世人讲真相被新兴派出所、公安分局内保科王桐信绑架到新兴派出所。恶人们对我非法审讯 3 天 3 夜，然后把我送到齐齐哈尔第二看守所非法羁押 9 个多月，2001 年 9 月 9 日我又被送往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刚到黑龙江女子监狱，张淑哲、刘永娟、缪小鹿和我等 5 位法轮功学员，遭受队长吕 X 萍、警察刘爽及几个杀人犯的殴打虐待：打耳光，拳打脚踢，强行按着扒光衣服，裸身罚蹲，套上囚服，被剃鬼头等。之后，我们每人分别被三个警察带到各监区办公室。我被带到三楼办公室，在场的有康队长、张队长和狱审科的熊 XX，他们强迫我蹲着，逼问炼不炼？我说炼！他们恶狠狠的说：到这儿来了还嘴硬。他们用烟头烧我的手背，用八号铁丝乱戳我的肩部，侮辱、谩骂、逼写“四书”，被我拒绝。恶警们将我送到小号。

刘永娟被打的脸部紫黑、头部肿大；缪小鹿被扣地环；张淑哲在隔壁小号遭受铁椅子酷刑。第二天他们轮番打骂我们，用尽各种卑鄙手段逼写“四书”、强行转化，共持续了 27 天。然后把我们四人弄到会议室，坐在瓷砖地上被强迫观看邪党文化节目；夜里他们又强行将我们的手反铐于背后，让我们就在冰冷的瓷砖地上睡觉。我们拒绝反铐、抗议他们的迫害，高声喊：“法轮大法好！”他们调来警力和众刑事犯强行反铐，一时间喊声、殴打声扭作一团；一个月后我们又分别被送往集训队。

10 月 12 日便下雪了，小号无暖气设备，即使穿棉衣都冷，可我们只穿线衣线裤，睡在瓷砖地上，我被冻的开始拉肚子，高烧、昏迷，我被迫害的体重只有 50 多斤。后来监狱检查确诊为：严重肺感染。我前胸疼痛如针扎一般，由几个人按着小腹才能排尿。全身浮肿，胳膊如头般粗，已滴不进药了，半个多月不能进食，大、小便失禁，恍惚不清醒。即使这样，狱方仍无视百姓生死不通知家属。家人知道后不惜一切代价的送我去医院急救治疗。医院确诊为：肠梗阻、严重肺感染、严重离子紊乱。就这样，监狱才将瘦的只剩一把骨头的我于 2002 年 4 月 5 日释放。

我生活不能自理，7 个月后才开始学着走路，2003 年中国新年我能拄棍行走。2004 年 2 月 17 日，黑龙江女子监狱的警察杨丽斌带着王慧和另一男警察到家里欲接我去省里复检；同年 8 月 24 日，警察王慧带三个警察到家将我带上车，再度送往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我被分到三监区无监控室。

2005 年 12 月 16 日，在监狱受迫害的全体大法弟子反迫害、拒绝劳役，全部被送回监舍，每天被监控着坐板凳。2006 年 11 月 29 日，狱内气氛十分紧张：铐子成筐的抬入监舍、提出 60 多个刑事犯去训话，一个小时后回来。每两名大法弟子被分配四个包夹、一个打更的、走廊有 8 个巡视的。这时所有监区警察全副武装全部到位开始搜监，顿时喊声、厮打声、叫骂声乱作一团。事后知道，由于胡锦涛访美被记者问话，邪党伺机报复。监狱于 29 日提出 60 多个刑事犯，监狱长刘志强对 60 多个刑事犯训话：“2007 年是转化年，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她们全部转化到零。你们要负起责任，监狱给你们最好的待遇，给你们最高分。”自此，所有监舍都安上广播，定时播放邪党歌曲。

我于 2006 年 12 月 29 日获释，不久前邪党人员还到家对我所谓回访骚扰。◇

